

「風中緋櫻」研讀心得

（高英工商教師：莊承勳）

| |
|---|
| 研 讀 人：莊 承 勳 |
| 書 名：風中緋櫻——霧社事件 |
| 作 者：鄧相揚 |
| 出 版 社：玉山出版社 |
| 出版日期：2000 年 10 月 26 日 |
| 總 頁 數：175 頁 |
| 售 價：新台幣 350 元 |
| 內容大意：鄧相揚一九五一年生，南投縣人。自小在埔里的牛眠山長大，因感慨平埔族人的文化、原住民族的「根」迅速的消失，於是以「風中緋櫻」來為這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做重新的定位，也讓我們這一輩的台灣人對先民們守護家園所做的犧牲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 |

八十年前不堪日人極權統治的泰雅族賽德克人發動了「霧社事件」，殺死 136 名日人。日人旋即出動軍警部隊和精銳武器，對抗日部落展開討伐。但日人「撫育」政策栽培下的賽德克人-花岡一郎、二郎，卻夾在「忠」與「不忠」的情結糾葛下，不得不率著家族大小共 21 人，到山上集體自縊。此一壯烈犧牲的事蹟，震驚了台灣和日本國內外，許多人為之動容落淚，竟連日人當局也為了表彰他們的志節，將該山取名為「花岡山」來加以紀念。

花岡二郎的遺孀初子，它揚棄了非善即惡、非親即仇的簡易二分法，而從人性與文化的面向去探討霧社事件。「風中緋櫻」這份從九二一廢墟中搶救回來的書稿，讓我們更貼近書中主角花岡二郎的遺孀初子的心情：從恐懼與顛沛流離的苦難中重新站起來，用寬容和希望擁抱新生命。

櫻花，它的嬌妍讓人目眩，它的淒美使人落淚。《風中緋櫻》就是這樣一本淒美而引人入勝的悲壯史詩。它將歷史文獻分析、深度田野訪談和報導文學，做了絕佳的整合與示範。更難得的，它揚棄了非善即惡、非親即仇的簡易二分法，從人性與文化的面向切入，彰顯時局動盪下的悲歡離合，深刻的剖析了牽扯在這個事件中的核心人物的恩怨情仇。

作為一個民間的霧社事件研究者，鄧相揚的報導，除了歷史真相的探索更清晰、更深沈，事件的脈絡更明朗，更貼近歷史現場之外，他同時還用文化的角度、生命的角度來解析歷史、來看待歷史；因此他的報導，還會持續延展到事件當事人的家族及後代，同時跨越到日本去，藉以呈現歷史的餘波所造成生命的影響。如果歷史是人類無可更動的命運的話，那麼我們在鄧相揚所寫的霧社事件故事中，最能看得清清楚楚。

高英學報第二期

莫那魯道，是台灣原住民泰雅族的世襲頭目，他來自一個具有深度思考能力的家族，他的父親魯道巴伊曾經多次進行抗日，可惜，都未能成功。

莫那魯道曾於1911年前往日本參觀，他發現台灣的日本警察，各方面的條件都比不上日本本土的警察，而且平日只會張牙舞爪仗勢欺人、欺壓百姓。於是分別在1920、1925年有過二次的反日計畫，但都沒有成功，也從此被日本人列為「不良番」。1930年10月27日，莫那魯道終於按耐不住滿腔的怒火，而爆發了轟動世界的「霧社事件」。

從此，莫那魯道這個名字走進了書本、走進了歷史。

事件的起因，一說是：日本政府為優待入山工作人員，除了正式警察外，其他入山的日本籍勞工，一律給以警察或隘勇名義，故凡木匠、泥水匠、鐵匠、蓆匠等無不人人皆警、個個稱勇，因入山待遇高又可橫行霸道、巧取豪奪，因此日本浪人、惡徒趨之若鶩。

當時霧社正大興土木，九項工程同時進行中，匠人充斥，身著警察製服的日本人遍地皆是。原住民積年累月的被壓迫剝削，強制勞役、遲發工錢及日本警察誘姦山地婦女而後再把其遺棄……等新仇舊恨，在這一時刻於是成了事件導火線。

其實，在這之前，佐久間左馬太的理番政策（莫那魯道的妹妹，就是其中的受害者）、他被警察長期的欺負、他擔心自己頭目的地位受損、族人長期受到壓榨。這點點滴滴種種的原因，在長期累積下帶來了巨大的不平等及憤怒，於是衝突不可避免的爆發了。

另一說則是：霧社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害行之千百年來自主自決的部落自治。部落自治，是台灣原住民族的先人們為使部族生命的延續，找尋適切於代代相傳的生存機制，經年累月所延伸的智慧結晶，部族們無不以部落獨立自主的社會結構為尊，立誓做個有尊嚴、有自信的原住民族。

滿清治台時期，台灣的原住民是可以擁有自己的土地、人民以及管理權的。他與清國劃定界線稱之為隘勇線，也就是國界之意，台灣有十分之九的土地並非在清國統治之下，也就是在隘勇線外。

以發生在1871年牡丹社事件為例，日本琉球宮古島54人，被原住民殺害，日人向滿清政府交涉，滿清軍機大臣吏部尚書以「生番既屬我國化外，問罪不問罪，由貴國來裁奪」—這就是清國官方對台灣土地的看法，這條隘勇線隨著漢人大量的移民也開始推進，但日本人來了之後局勢才真正的為之大變。

「霧社事件」基本上是原住民族傳統的智慧對抗現代軍事武力侵略的事件，部落自治對帝國殖民統治的戰爭，有尊嚴的原住民向壓迫侵害人權的日帝政權宣戰的一場戰役。

莫那魯道率領山胞三百餘人，在10月27日當天早晨，群起對統治者起義；替同胞洩憤。分隊襲擊附近的警察分駐所13處。同時進襲了霧社警察分室、學校、郵政局、日本人官舍等。砍殺了各地警察及霧社公學校舉行秋季運動會的日本人136名，又陸續殺傷了250人。

泰雅族人在霧社起義後即切斷各通往外地的電話線，又派了一隊進攻至眉溪。山胞

起義軍佔領霧社三天，獲取武器彈藥後才退入馬赫坡溪上游馬赫坡大岩窟與日軍抗戰。

能引發原住民同胞同仇敵愾、全體一致對日本人實施屠殺，必然是長年以來受辱與怨氣的大爆發，一見有人發難，則全體族人不計後果、蜂擁聲援、大力支持。

台北的第13代總督石塚英藏聞報後驚慌不已，立即從台北、新竹、台中、台南等地派遣二千餘軍警進行大報復。

出動的部隊由守備隊司令鎌田彌彥少將擔任指揮官，台中步兵第一聯隊派出二個中隊、台南步兵第二聯隊與花蓮港分屯大隊，基隆山砲隊派出一個小隊山砲二門，並有屏東飛第八聯隊派出飛機五架。但這些兵力在深山森林裡面卻無用武之地。因此只好散發傳單招降。

日軍非常不顧人道，使用飛機散佈二種毒氣，該種毒氣會使皮膚產生水泡，逐漸腐爛。同時並以大軍猛攻山胞居住地區、拖戰日餘再施展報復性大屠殺，一舉殺害山地同胞千餘人。役中日軍亦戰死28名，負傷24名。

同年10月31日，莫那魯道衡量敵我情勢知道大勢已去，食物不足尚可在山地狩獵，猶能力圖拼鬥至最後。但平日所醃製的肉醬若用罄，則最重要的必需品「鹽」便無法獲得。無計之餘，乃勸說一家大小24人絕不可受辱而存活，便要求以自縊方式集體死於凱璣恩茅屋裡，他自己則以手槍自裁身亡，這段可歌可泣的台灣民族英雄起義「霧社事件」於是告終。

霧社，居住了泰雅族賽德克亞人12個社的原住民同胞，中間以瑪黑步、勃阿倫、合可、羅得福、太羅萬、束庫等六社為中心，並由瑪里多社酋長的莫那魯道所領導。同時山胞知識青年花岡一郎（第一位台灣原住民在1925年2月23日入學台中師範學院並在1928年畢業。後擔任警察巡查）、及花岡二郎（畢業埔里公學校後、任警手）二兄弟，她倆是總督府引以為傲的成功教育典範，但他們卻是這場起義事件中莫那魯道得力的指導者，他們在日軍圍攻及飛機大砲轟炸之下，不讓莫那魯道專美，一郎先殺其妻，次殺其子，然後從容自剖其腹而亡，家族10人也自殺於同一岩窟內。

二郎與家眷廿餘人隨即自縊於附近山中。失去了領袖，如此這般的原住民同胞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下，不願受日軍凌辱而自殺者不計其數。霧社原住民經五十餘日抵抗，終告失敗，原有人口1400人，事件後僅存500人左右。

一個先進的1303名軍事化部隊、1306名警察部隊、1563名官役人伙，總計4172人的聯合精銳隊伍，使用最現代化的殺人武器，來對付無文字、未開化的原住民，還將其人口的65%消滅，真「是可忍；孰不可忍」？

翌年四月，日本警察又運用分化的伎倆，唆使親日派原住民突擊霧社，又有許多人被殺。這次事件，引起了世界輿論界的嚴厲批評。

霧社事件爆發後，統治台灣政權的總督府，拉不下面子，也無法向日本的「天皇」交代。因此，只有加碼醜化原住民同胞，才能為自己的顛預保留顏面。

因為，區區百餘位原住民族的對抗，不但無法及時予以鎮壓，還在台灣島內、國際

媒體上弄得烏煙瘴氣，嚴重影響日本軍國主義天皇的威信。所以，無論如何台灣總督府，想盡辦法也要為自己解套。

根據「台灣總督府」調查報告的結論，他們認為當時原住民揭竿起義的原因，歸咎在原住民本身的習性。他們信誓旦旦的指出，霧社事件不是原住民對日帝的「理番」政策上的個人恩怨或不滿，而是原住民與生具有之群體意識的排他性、孤傲寡歡，始終無法與異族融合在一起。況且，原住民族斬首之害盛行，讓人不寒而慄，因而，起之原住民族「番害」所引起的叛亂，是霧社事件最根本的原因。正如總督府一直認為原住民族是生性標悍、好戰之徒，傳統上有「獵首級」的惡習，因此怪癖一發，而造成了霧社事件。

其實，霧社事件起因紛雜，除了之前所述的兩近因外，日帝的恐怖「番策」也是其中之一。它有內外的因素：內在因素是，日帝採以「以番制番」的措施，挑起種族衝突，讓原住民感到無法忍受。比如在霧社事件的前兩週，也就是在1930年10月5日，日帝唆使布農族干卓萬社壯丁二百餘人，將前來埔里購買生活用品的霧社群人，狙殺於「姐妹原」商店回途中，130人無辜喪命，試圖削弱霧社地區原住民的勢力卻也因而挑起了種族衝突。

另外他們也唆使所謂的「味方番」，即霧社事件發生後，唆使親日本的陶渣、托洛克，協助日人反擊起義的六個社之原住民。如此一來，加深了原住民族群部落之間的仇恨，亦造成各社部落族間的互相殘殺。日帝如此借刀殺人的卑劣手段，令有識之士的起義者憤恨不已。

至於外在的因素則是，日本帝國以強力的軍事行動，以及國際禁用的化學毒氣，對於「不歸順番」進行大屠殺，使原住民傷亡慘重。身為馬赫坡酋長的莫那魯道了解，面對日帝雙層的壓迫，勢必導致族人「滅種」的危機，當時起義的原住民，都意識到，不仗義起來反抗，必會遭到滅族的命運，倒不如揭竿起義或許還會有生存的希望。

因此大家都感受到非採取「決死」的行動不可，與其在日帝苦役、壓迫下苟且偷生過活，倒不如如有尊嚴地抗爭到底。因此在各社部族的會議商討下，莫那魯道對猶豫不決的荷高社頭目說：「不體諒同族的苦難，苟且偷安想要袒護日人的歪想…」由這句話不難看到起義者的觀點——在於族人的生存遭到日帝軍國主義強力的壓迫，不抗爭，則只有死路一條。

霧社事件後，日人改「以番制番」的方式，盡毒不同族群的泰雅族人去殺害起義抗日的遺族。此計，成功集體戮殺了抗日遺族214名，取回101個首級，對殺人者給予獎賞並與日警拍照。其獎賞的方式為：起義頭目之首級賞200圓、壯丁一個100圓、婦女30圓、幼兒20圓。

如此一來，弱勢民族必遭滅亡，因此為了種族的生存，除非「決死」抗爭，斷無他途。這與希伯來在埃及法老神權殖民下的處境極為類似；摩西的受召，不也是「拼死」以救族人嗎？

日據時代，雖然日本對台灣亦有諸多建設，但是這些作為並不是為了台灣人貢獻，

而是為了自己本國的利益。日據時期，台灣人民過的是典型的殖民生活，「不平等」是生活的必然，再怎麼不合情理的事，只要是日本人說的就是無理也變成合理。

在日本人眼中，台灣人是二等公民，日本人的囂張跋扈、總督府的高壓統治、日本平民的鄙視、司法的不公、人們沒有平等的權利、沒有平等的教育、更沒有平等的司法……台灣人除了逆來順受，只能默默受苦。

日本人不合理的對待台灣人，完全沒有道理可言，一直到民眾反抗、犧牲了許多性命後，日人才開始重新檢討對台、對原住民的政策以及態度。

霧社事件因為日本殖民政策而造成雙方死傷慘重，甚至令族群面臨了滅種的危機。之後，日本人不得不開始好好思考原住民問題。莫那魯道所領導的霧社事件也讓日本人重新檢討了當時的理番政策，所以莫那魯道不只是抗日英雄。在台灣原住民歷史上、中國近代史上也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事件中，原住民的英勇不撓，在日本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人對於他們的驍勇善戰謹記在心，之後所爆發的太平洋戰爭，日本人於是憑藉著這次的記憶，大肆利用台灣原住民上戰場為日本打仗。這，則是另一段民族的悲歌了！

日本帝國政府不能夠摒棄殖民者的優越和原住民和平相處，而無法和平的進而達到商業貿易與政治管理。造就的衝突，雙方所付出的時間、金錢與百姓的生命都是無法衡量的。如果能回到過去，該用什麼方式解決較好呢？是個需要執政者發揮智慧、人民發揮智慧共同深入探討的問題！

不同時代、不同族群，對「霧社抗日事件」有不同的詮釋，而每個人對於歷史又有不同的解讀。但可以確定的是——「霧社抗日事件」是一段悲壯的泰雅人抗日史實。這，也讓我們對原住民同胞多了一份虔誠的敬意。

可惜，這段悲壯的故事，長期湮滅在台灣史的底層裡，一直未被重視。還因涉及了「原住民史」、「台灣史」、「日本史」的複雜情感，讓學者難以投入調查。再加上現代人對原住民不當的刻板印象，使得這段可歌可泣的抗日事件，像濃霧般的充滿迷團。垂暮之年的泰雅遺老，帶著記憶與事件的歷史真相，逐漸在歲月裡凋零……成了台灣史的一大憾事。

任何一位執政者，都不能迫害另一個民族，或不平等的對待與自己不同種族的人民。每一種族、每一個人都需要被尊重！

霧社事件——莫那魯道先生，用鮮血生命為自己、為族人、為原住民、為台灣，寫下了一段可歌可泣、名留青史的一頁！作為一名臺灣同胞，除了為他的膽識氣魄加以喝采之外，更要懂得借古鑑今，讓歷史的悲劇不再發生……

台灣緋櫻仍然依戀著霧社的嚴冬，今年的冬天不論是不是特別的寒冷，風裡，霧社的緋櫻仍在空中飛盪飄零著！

霧社事件像是暮鼓晨鐘，提醒執政者要視民猶親、提醒民眾要不平則鳴。八十個年頭過去了，大家有否從事件中記取歷史得教訓呢？